

金壽門續集自敘

丁龍泓書
陳又民刻

平江先生續集

卷之九

詩

丁龍湧書金壽
門續集自敘

鄭盦贈林平記

昔家覃溪先生深不滿於此序為文以辨之略言
所引陳幼安學士詒查翰林語謂學士康熙丁未
庶吉士而初白於康熙癸未入翰林故目之為後進學
士者澤州相國午亭公之子也初白集中與午亭唱和
無一字及學士則學士之所詣可知矣初白之詩根柢
甚深乃近日一作家豈可蔑視而金壽門輒引學士
偶及之言以為標榜又曰吾於過去諸佛未嘗辨香蓋
不肯屈就前賢若此然文章千古之事豈論先後久
近哉攷初白之詩終於雍正五年是時壽門年四十一而

厲樊榭亦三十六歲同在杭湖家園不遠何以集中無
一唱和耶學問之道以平心得師為善無取於名樹一
幟黨同伐異不特不敬身為洗刷趙宮賞鄰難之
調而已也此事關乎風氣人心可不慎哉夫覃溪
先生固深於攷訂者也攷訂則必辨駁則其辭必無
然於前賢失處不敢直為攻訐論學則加慎焉說
經則尤加慎焉余嘗得先生詩稿數卷塗乙殆遍
皆取朋儕語以為去取其虛懷樂善如此翁同龢記

冬心先生續集自序

康熙癸未予年十七習聲韻之
學同里項二丈霜田引爲小友
每遇耆英宿儒高會輒褰裳從
之嘗云子詩度越時彥舉體便
佳梵夾道藏不可偏廢惜吾老
矣未得見子他日成大名也西
湖後嶺水樂洞聞有詩僧亦諳

已公之亞青鞋布鞵常造精廬
得白呈佛旬日忘返又南山之
南吳慶伯徵君隱居徵君閉關
却軌著書比牛腰粗婆娑壁巒
隔月界軟輿過談亦諳禪窟見
予林逋墓上作謂亦諳曰吾新
營生壙宜乞此子寒瘦詩阿師
爲吾乞之吾以高辛氏銅盤太

康玉辟邪相報百載後吾幽光
藉之不泯也丙戌四月渡羅刹
江訪九十一翁毛西河太史至會
稽探禹穴觀窆后作九言詩太

史激賞誇示賓坐曰吾年逾耄
老至景迫崦嵫忽覩此郎君紫豪
一管能顛狂耶丁亥戊子間讀
書吳中何義門先生家先生言

吾門儁又衆多擅麈角之奇惟
斯人五七字詩儼然孟襄陽顧
華陽流派時秀州朱竹垞檢討
在慧慶寺主東南詩盟予懷刺

大の十七

四

往謁檢討出迎笑曰子非水周林
張高士宅賦木蓮花錢唐金二
十六乎子之詩吾齒雖衰脫猶
能記而歌也予頻年喜遊屢遊

長興下榻邑長鮑西岡十四兄
官舍賡唱迭和大雷山小沈瀆
都題滿矣西岡曰君詩有僊骨
神竦氣王無蓬蓬塵湯西屋少

五

宰評君爲獨產醴泉芝艸何須
根源前輩鑒識真不虛耳辛丑
首春浪遊揚州謝秀才前義拜
袞之歲已馳譽江表不可一世

見予景申集雕本搥壁發癩曰
吾目光如炬不輕讓第一流何來
狂夫奪吾赤幟余葭白舍人揚
州之領裏也嘗千金結客置酒

爲樂醉後睨視捋予鬚曰天下
擘腸拄腹卷軸勝于君者不少
如君詩無一賤語豈可得哉程
友聲汪篋先兩上舍頷之以爲

知言予客揚州最以朱布衣貫
男貧交詩友也貫男嚴冬擁敗
絮僵卧破屋中日趁不爨噤瘁
拭涕磨竈煤苦吟缺脣瓶梅花
啾啾有鬼語自詡曰寒郊夜哭
天不爲吾雨粟乎鬼語騷雅之
變世間詩作乞兒語纔可恥耳
時于葭白前義所讀予詩則下

拜曰此金黿頂上人雍正癸卯
夏五予赴萊東道經臨淄邂逅
趙秋谷詹事偶一接論索予詩
啞啞撫掌曰子詩造詣不盜尋
常物亦不屑效吾鄰家雞聲自
成孤調吾老眼慵開今日爲子
增雙明也歲乙巳客于澤州陳
幼安學士四載相國午亭留詠

殆遍即中條王屋無處不大膽
題詩也學士歎曰吾不幸十六
中進士領芸局翱翔禁庭十年
而罷歸不深讀書今每夜一鐙

相對受益良多君鄉查翰林是
吾後進兔園挾冊吾最薄之君
詩如玉潭如靈湫汲綆之施不息
不窮君非吾友實吾師也從此

執業稱詩弟子矣甲寅八月歸
安明府表魯青招予遊吳興吳
興予舊遊地明府愛予陳武帝
故里曲特有旣異命縣吏鈔一
通令其子誦之乾隆元年開博
學鴻詞科明府薦予姓名于節
鉞大夫遂到都門徐澂齋編修
爲舊契嘉定張南華與澂齋同

官問予詩何如澂齋荅曰壽門
詩如香洲之芷青止之嵩曰飲大
官羊者罕知其味然性好竒畜
一洋船小犬常攜之四方齊魯

嵩洛秦晉楚粵之邦往返二萬
餘里頗伴其羈旅顛顛之行吟
也華亭張得天尚書曾屏車騎
訪予于櫻桃斜街云昨日潭柘

寺見君風氏園古松歌病虎痴
龍造語險怪蒼髯叟近雖摧伐
更想詩人不易逢也君善八分
遐陬外域爭購紛紛極類建寧
光三和筆法曷不寫五經以繼鴻
都石刻吾當言之曲阜上公請
君君不吝泓穎之勞乎戊午除
夕泊舟西江滕王閣下尋吳處

士鏡秋鏡秋工樂章賀鬼頭姜
散仙直似之予詩四卷鏡秋爲
予箋注云黃金十餅明珠一簾
何足取貴君之詩磊磊焉落落

十三

焉始足貴也丙寅予在新安適
臨川李穆堂侍郎來遊黃山春
風杖履共話曩昔乃云君刻集
自稱冬心先生吾謫居京師時

曾諾君作記記古人自稱先生者四十九家今可以償夙願矣若君詩較顏樂謙舍任吐沈久播人口吾不復稱說也烏虜諸

十四

公先後奄逝墓木俱拱予亦年將七十矣追念長者之言不勝慙汗被于頹頹世之享上壽而操觚者未必薦愛區區若是其

心傾倒耶予編續續集上下卷
成因抒往事述之簡端

乾隆十七年歲次壬申二月十
日雪中錢唐金吉金撰

昨秋八月既望厲二樊榭自
揚州歸語我曰兄見金二十六
自序其續集之文乎大怪絕
語語皆述陳人之言類點鬼

簿然自佳不拾人牙後一字
不一涉操觚家蹊徑見髯老
屈彊處聞渠臘尾返家江行
必質之子矣予曰唯然魏武

去

感喬玄一言遂有車過腹痛
之語蓋深悼知己之不易也
況文人自昔工于傾敝求一寓
目即生嫉妬者已如星中月

況能舉其所得譽之終身者
乎況其人已徃其語尤可念乎
未幾樊榭下世予哭之失聲且
遷怨髯老之詩之異何稱之
者遽爲陳人也耶今春人日
髯來請曰予將開雕予續集
先雕此序君書足張我軍請
勿憚指腕之勞也嗟乎予愛

髯詩未後諸老往往能舉其
全篇尤愛其七字四句之作
以爲風調頓挫別擅酸鹽三
唐以還無是作矣然有予甚
喜者顧不見之集中何耶每
欲手鈔其七言絕句都爲一
卷時得披詠會阻多病今其
請勤勤予何可辭乃語髯曰

子援東萊趙詹事鄰雞之語
應指新城特新城未見子耳
使見之其傾倒必有出于羣
公外者奈何承天水公陽秋

九

口吻乎髯無以對第曰予衷
中一瓣香從未爲過去賢劫
諸佛拈却子言良是行當爲
蠶尾老人作最後之供以懺

此罪過予但爲我書此毋作
豐干老古錐也予乃一咲罷
去日來風雨經旬頗多暇逸
因滌南唐所琢羊鬥嶺石硯

試晶陽子天關煤爲錄竟此
序計一千三百六十有六字
云

乾隆十八年歲次癸酉春三

月望日同里友弟丁敬身并
記于硯林

同治戊辰十月潘鄭盒以此冊見貽并記

三

山陰陳又民刻字



蘇肅題詩

鄰雞終恐是家雞莫信飲山舊品題
遠墓門誰弟子可憐六紙庚安西烏目
山人畫午亭當時護澤眼俱青查田
老韻杭湖接可倚詩僧閣子聽